



在泉边

方 之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內容介紹： 本書包括四個短篇小說：

“兄弟團圓”寫一家兄弟倆，由於地主的挑撥，造成隔閡，在土改時，又重新和好。

“組長和女婿”寫一個青年農民大公無私依靠貧農力好互助組的故事。

“鄉長買筆”寫一個鄉長接受羣眾的批評，改進作風加強了和羣眾的聯繫。

“在泉邊”寫一對年青人熱情、健康的戀愛故事，表現在新社會成長起來的年青人的美好品德。

在 泉 邊 方 之 著

（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）

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

南 京 湖 南 路 七 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3/8 字數

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-6,000

統一書號： 10100·284

定 價：（6）二 角

目 錄

兄弟團圓.....	(1)
組長和女婿.....	(15)
鄉長買筆.....	(43)
在泉邊.....	(63)

兄弟團圓

这几天呈貴鎮的大喜事办的只剩下条尾巴啦，田地柴山魚塘都分了，就等分房子了。說喜事真是樁大喜事，人人紅光滿面。这樁喜事可不同地主王金富家娶媳妇做壽，——那时他家一做这倒头喜事，窮人头三天就要背斗苞蘆上街賣，准备好送分子。——地主人情大似債，窮人头頂鍋兒賣嘛。

飯碗一丟，嘴巴一抹，嘩嘩嘩地人都來了，妇女也來了，有一家兩夫妻还为这吵了嘴，女的鍋也不想刷，就想走，男的說：“你刷鍋，跟我去做什么？！”女的說：“土改不光你男的改，我還什么不能去？我自己去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哪个要你攔了抱了？！”就这样，把農会主任老張家挤了个風雨不透，亮都遮死了。有的說：“主任，你把灯捻大些呀！土地到了家，还在乎这二两油！”有个沙喉嚨說：“老張多聚二两油，好娶个老婆过門！”大家笑了起來。那个沙喉嚨說：“这回光棍沾光，多分一份地，人未过来嫁粧先过来了！”大家談呀談的，笑呀笑的，又談到田地上去了。你問我，我問你，远近好歹，談了又談，早上問过的，現在又談了，人說飯炒三遍不好吃，話講三遍不好听，現在是越炒越香，越談越上勁，哪輩子盼來盼去未盼到一塊土疙瘩，現在心里甜絲絲的，不談不舒服。慢慢又談到分房子的事，大家眼睛都看到王金富那兩間瓦房，那还是王金富当保長时括來一筆錢砌的，青磚青瓦白粉牆，又寬大又結实，跟城牆一样，就差未上糯米汁。不知道分給哪个呢？

農會主任一站起來，說聲：“開會了”，人都靜下來了，嗨，分給哪家呢。

數來數去，一齊有十二間房子好分，數來數去又都算王金富那兩間好。

農會主任話一落，人堆里就嘖嘖咕咕、三三兩兩說開了，有人說：“我看王金富家那兩間分給程家寶，他家四口人擠在個小窩棚里，風一吹晃晃的，他家又靠在那里。”有人說：“嗯，他家受王金富的氣可大呢！這回分給他，氣氣王金富！”另一個說：“他家老大程家培也沒得房子，我說兩家分，一家一間。”旁邊幾個人听了，搖搖頭低聲說：“嗯，那好了！”

這邊程家寶在想心思：王金富那間房子吧，和老婆兩人早就想定了。就是有一門，他瞧了那邊堂兄程家培一眼，唉……。那邊程家培也在想：前三天就跟老婆打好了主意，這回分地時，少要了幾分，也是圖分一間房子，但也就是有一門。他一抬頭，和那邊眼光碰個正着。他咳了聲，巴搭巴搭地抽起旱煙來，那邊却點了根紙煙。

農會主任心里也溜明通亮，他問：“自報公議吧，哪個要王家的房子？”這一問，大家都不嘖咕了，都望着他兄弟倆，哥哥呢，坐在屋角里；兄弟呢，坐在燈旁，扭着頭，都不吱聲。

這樣等了三口煙功夫，有個人小聲小氣地說：“還不是給他兄弟，有什麼問頭？”農會主任說：“講大些。”大家都笑了起來，會場又嘖咕起來了，有個人說：“我說呀！給家培家寶兩兄弟。他們過去都受王金富的氣，這下一人一間，同門同姓，兄弟兩個，再合適沒有，是吧？”坐下來又說：“我早就為他兄弟倆想

好了！”大家又笑了。有人說：“你怎不为你自己想想？你倒想的寬。”他說：“那不作兴，我家有房子住，農民團結互讓，是該派。我早就为每家每戶想好了，分哪塊田，哪塊地，哪間房子，擱在肚子里——未必你不跟你老婆嘍咕半夜？”大家只笑。農会主任說：“好了，还讓他兄弟倆自报吧！”兄弟倆不吱声，有人說：“說呀！”那倆兄弟还不吱声，老大又換上了一袋烟。

这真急死人！有人說：“天下農民是一家，你两兄弟有什么过不去？”老大咳了一下，農会主任急了，說：“田也分了，地也分了，一个鷄都吃了，还为两根鷄毛卡了喉嚨！快說吧！”旁边那个沙喉嚨說：“真是狗呀貓的，又碰到一头了！”

狗呀貓的，本來还不是一对和和气气的窮兄弟，两个人是共爺爺的，上人手里就烏蛋精光，沒得一塊打狗的土疙瘩，都种了地主王金富的地，都是种菜園的朋友。

提起王金富，那北華門外也算个有名人物，生就一双雌雄眼，左眼眯，右眼挑，一个張，一个閉，見錢眼开，見色眼眯，疏疏朗朗几根黃鬍子，靠在城边也沾点洋騷气，皮鞋、文明棍，要佃戶叫他“王先生”，喊王二太爺他不乐意。家里菜地虽不多，只三十畝，可是三七分租，一畝收上五石米的租。他是地主老爺，又是保長，儿子呢，在國民黨軍隊里当营附，你佃戶菜种好了，國民黨軍隊要拔菜，不但明里來，而且黑天半夜偷，不但两条腿的畜生要搞你的，四条腿的畜生拴在園旁，要吃你的。

“王先生”每年还拉两回網，不是他老子过冥壽，就是他儿

子滿月，老子兒子，死人活人，都有一套理由括農民的錢。那年賣腌菜的時候，農民腰包里剛有了兩文，他又下了帖子，他那保家家戶戶都下了，理由是他老婆過生日。

他這邊一發帖子，那邊程家寶倆夫妻愁了半夜，男的說：“年年到這時候總要過他這關。”女的說：“剛養的小娃，還欠人家一屁股債哩，送了分子，指望什麼還人家的錢？”男的想了半天，說：“不送分子？閻王下帖子小鬼不敢不去！唉，種人家田腰硬不起來！”女的說：“人家做喜事，我們家倒做喪事了！——你看怎辦？人越窮越不夠吃偏越養娃兒，左家不去，右家不去，偏到我家來，也是個苦命！”見了老婆咕咕的，男人心里越想越煩，說：“管他媽的，不送分子！管他怎麼辦！——橫直他家田我也不想種了！”女的呢，心里覺得這不妥當，可是嘴上又講不出話，就這樣兩夫妻睡了。

早上一起來，程家寶到園里轉了一轉。晚上嘴說的硬，可是這總不行呀，走到地邊一看，那几塊準備還債，買米吃，這兩條地留着吧，無錢送分子，不留吧，眼看這點大，怎捨得？想來想去，嘆了一口氣，少送一點分子吧，拔了几溝菜賣了。

分子送上去了，“王先生”雌雄眼對了一下，輕松松地說：“算了吧，這兩個錢你給你娃兒賣塊尿布兜兜吧，省得屙濕了你褲子光屁股出門！你捨不得這兩個，我也不在乎這兩個！”當了眾人面，程家寶臉上一陣紅，想罵那老狗日的一頓，嘴張不開來，想打那老狗日的一頓，手抬不起來，涼傘破了骨子在，程家寶不是那種軟搭搭的人，頭一回就走了。一边走，一邊聽見這邊罵開了：“真他媽的蠟燭胚，不點不亮，種老子的地神起

來了！”还有一些狗腿子呵他的卵泡陪着笑！

回到家，夫妻两个都不說話，男的心想找旁人地种吧，可是又找哪家呢？第一天沒事，第二天也沒事，第三天程家宝上街賣菜，“王先生”坐在明罗茶館里，嘴一歪，程家宝心里七上八下，走过去，“王先生”手抱着茶壺，慢吞吞地說：“我的地要加租了！押板也要換，你看吧，要种呢就种，不种呢也有人，有剩菜剩飯还怕找不到叫化子？”程家宝說不出話來，心里想：“來了！”說：“押板我換不起，打我种了这块地，換了五回了。”那边緊着問：“你不換押板？換不起！好！”王金富站起來：“我曉得你姓程的家有良田百畝，不在乎！回去跟你老婆商量，两天內給回信，不种，我地有人种！”旁边几个地主也都吼起來，程家宝心一橫，想：种旁人的也不种你的！

前脚剛走，王金富就叫人把程家培叫來了，說：“你家老二有本領，不种我的地，給你种吧！我看你为人老实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不僵我的毛呀，好說話，僵了我的毛呀，哼！”

程家培是个阿弥陀佛的老实人，加租加押板沒話說，就是老二种的地，唉，怎好种呀，半天开了口，說：“王先生，我家老二不懂事，你还是給他种吧，我种你二畝地够了，你王先生……”話未說完，王金富哼了一下，說：“好！你两兄弟都有本領！你嫌地多了，索性那二畝也給我吧！”

程家培呆了，唉，到这地步有什么办法，算了吧，就答应下來了。

喝完茶，王金富就一脚走到程家宝家去了，說：“你家老大要种，你把地拿出來吧！嗨，同一个爹娘养的，两个样子！”程家

宝夫妻两个一听呆了。王金富說：“两天之內回話，听清楚，你家老大要种，我答应了，不拿出來，那莫怪我不給面子，我跟你家老大講好了！”头一扭，就揚起文明棍去了，棍子一落一个坑。

程家宝夫妇心里又乱又气又疑惑，女人說：“还是两兄弟呢，倒跟王金富來打我們的主意！”男人說：“恐怕不是这样，前天沒給他家送足分子，王金富早就怀恨了。”女人說：“那不一定，老大早就說他家人口多，地不够种，要再租他两畝种种，还不是这两下一碰正好。”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到了晚上話就多了，好几个人都到程家宝家來，有的說听人講，是程老大說地不够种，到王金富那里去了一趟，恰好碰上了王金富發程家宝的脾气，說分子送少了，两下一談，王金富說：“程老大，你家老二的地給你种吧，只是租子要加，还加押板”。老大还不是私心太重，就答应下來了。有的还說加租子押板是老大出的主意，別看人嘴头老实，心里还不是只認錢不認親，这个年头呀，袋里有錢有孝子，程家宝女人說：“老大我还不曉得，沒骨头的人，見了有錢的，低声下气，要怎么好怎么好，还不是巴結王金富，多种两畝地，这年头菜价錢又大，想苦累挣两个錢也買他两畝。”程家宝的心里也摸不了底，不过不論怎样，你做哥哥的总說不过去！老婆也說：“旁人种也管他去，你做兄弟倒种了！不看兄弟也看看爺爺呀！”

第二天老大女人出來淘米，一边淘，一边想心思，昨天被逼种了家宝的二畝地，这真是不清不白，曉得的呢还好，不曉得的还說哥哥搶兄弟的地种，洗呀洗的，听見那边有人說：“程

二嫂子來淘米啦！”抬頭一望，老二女人來了，一臉沒好氣，說：“不是淘米是淘氣！明天地給旁人種了，吃西北風！”

老大女人听了，臉上只發燒，好象做了对不起老二的事，有个女人尖声怪气地说：“地还不是你們一家人種了。”老二女人說：“什么一家人不一家人，有錢就親，無錢不親！”老大女人忍不住了，叫声：“二嫂……”老二女人象未听见似地，还講她的，說：“我們呀，人窮的志气，你有錢，我不巴結你，不捧着你，不呵着你，你吃的滿嘴油，我当你風吹了肚子，拉稀屎……”

話未講完，王金富打这走过，一听，臉都紫了，喝道：“白米飯吃黃了呀，你罵哪個？貓不吃老鼠，老鼠倒吃起貓來啦！程老大老实、忠厚，我的田就偏給他種不給你種，我的佃戶，哪個敢罵？！”

旁边的人远远近近地圍了十几个，王金富越說越來勁，說：“老子服軟不服硬，你老实，我头給你当板凳都行，你佻皮搗蛋，我不怕你賭狠！”

老大女人听了，心里好不难过，这下誤会更大了，說死也說不清，人家还真当我家跟王金富一条边了。唉，真是清水洗煤球，越洗越黑，老二女人米也不淘了，站起來，叫道：“嘴長在我臉上，我不能說話？！我提你王金富的名啦姓啦！抽了地还受人气呀！”抽抽搭搭地走了。

老大女人回家，心里又气又急，王金富玩下花样，我还無处申冤呢，你老二也不相信我們，說这些錐子話，想呀想的就哭了。

第三天老大夫妻兩人看見王金富那个当营附的儿子帶了

五、六个大兵，一股風走門前过去了，不一会就听见那边哭呀嚎的，是老二女人声音，有个女人走过去说：“王金富帶人抽地了，唉，好好的人……”老大想去看，女人一把拖住他说：“你也不行呀，会又給王金富抹一臉灰。”两个人从窗戶上看去，只見几个橫眉豎眼的兵，几下子把老二房子扒了。老二女人在地上打滾，直嚎。娃儿也在旁边嚷的直哭。老二呢，听不見他在说什么，抱了床被窩往外搬，就象失了火一样！失了火隣居还救一把，这件事人家只在旁边看，不敢救呀。老夫夫妇心里好象毛虫辣了一样，眼淚直掉，眼看几个兵又三步两步跳到菜地上，把那两条小白菜連根拔起来，摔了个滿山滿地……。

这样一鬧，窮人的头更抬不起来。王金富呢，这句话老挂在嘴边：“我王金富賞罰分明，好的好待，坏的坏待。”或者说：“你願学程老大，还願学程老二？！”

从此王金富見了程老大就特別“客气”，一只眼从上吊，一只眼往下瞇，黃鬍子笑的抖抖的。尤其是当了人多的时候。可就是有一門，平常做白搭活，也是程老大做的最多，有年夏天剪菜秧，王金富叫了程老大女人去，剪了一夜，蚊子嗡嗡的；自己的菜秧倒爛了。老二女人说：“这是巴結人家的好处，活該！”

老大夫妻呢，两个有苦無处說，越說人家越疑心，說什么呢？也不敢說，惹了王金富也是禍害，心里想，有什么說头，还不是一輩輩混混算了，变得象老鼠样的，見了王金富是提心吊胆，見了旁人也是不願說話經，見了老二他們更是臉紅。老二家呢，对老大也看死了，是那号認錢不認親的人，男的有时还觉得哥哥有几分可憐，女的認為：“王金富有錢欺人，你也跟了

起哄！”从此親兄弟見面或者躲的远远的，或者不講話，两个女人碰到一起，不时总有些小扇子搨搨的。

这件事一直拖到今年春上搞土地改革。第一斧就砍到“王先生”头上。

農会小組都訴了苦，兄弟两个各在一組，照理說兩下靠的很近，应編一組，可是一解放的时候，程老二就参加了農会，外面放謠言，說：“国民党來了，先殺参加農会的廿四个人的头”，程老二說：“怕什么？要死烏朝上，不死翻过来！”当了小組長，又当了組織委員。老大呢，是減租时候才参加農会的，女人說：“参加旁人家那組吧！省得看老二女人臉色。”于是两兄弟就各在一組了，——这回一訴苦，老大一肚子苦水都吐出來了，他伤心地說：“人家还当我巴結王金富，那知道我不敢不种，要种統統种，不种都不种，我怎么敢呀！一肚子冤枉，要不是毛主席來了，还不是連人埋到土里去了！”老二呢在組里什么苦都訴了，就未提程家培的事，心想对地主的苦也訴了，那回事也没什么提头，提了总是你的哥哥，臉上也不光彩。

那边呢活动，王金富这边呢也活动，欠了几戶的錢連夜就还了，王金富的女人磕头作揖，求爹爹拜奶奶地說好話，有几戶臉也軟，人家陪了笑臉，錢也还了，就算了，本來还打算在斗争会上說理，現在就不吭气了，有这一天，王金富的女人到周子貴女人家去还債，周家女人是个薄眼皮尖嘴巴，王金富女人还了錢，臨走还漏了句話，說：“周家嫂子，我們都是家門口的

人，早不見晚見的，你家缺个一斗二斗的，到我家來就是了。如今我們家也沒得法，論過去待地方上是不周全，現在土改，不看我們面子也看我家小把戲可憐，四、五個小把戲，一个矮一个，哎，將來怎么过？——如今是親戚不問，隣居不問，交情也不問了。農會說斗爭哪个敢不斗爭？就拿程老大說，过去我家待他多好，跟我家平起平坐的，現在听說也要开我們的會了，身不由己，不斗也不行呀？！”

周家女人嘴尖脚快，肚子里有了点祕密話不說不痛快，那天看見程家寶女人走过，連連打手勢，把程家寶女人喊到家里，見神見鬼地說：“我听外面有人說，你家老大……”就把王金富女人放的風声，添油加醬神气活現地說了一番。程家培的女人說：“怕沒有這句話？！要是真心斗，为什么那时候不斗，巴結他，現在斗？还不是洗洗身子好分田分地？！”这回程老二当上了組織委員，女人也神气起來了，她又說：“我家里一解放，就参加了，那个不曉得我家斗王金富頂積極？要不然都不选他当委員了，那时候不比如今，外面風声歹呢，又說蔣介石回來了要殺头，头一刀就开程家培，为什么程家寶当时不参加呢？呵，現在土改了，分地了，想吃現成飯，斗爭开腔了！現在倒底跟程老大学，还是跟程老二学？”

周家女人又在旁边順嘴捧了几句，两个女人足足談了两个鐘头才散。

程家培女人也听见這句話了，跟男人談了，本來男人那天小組訴过苦后，想找兄弟去談談，这一听，呆了。女人說：“唉，这回人家上天了，当了委員，你嘴說出了血，他还当是莧菜水，

想不到不受王金富气了，还要受兄弟气！”

这样，两兄弟见了面只点点头，心隔得还是远远的。

这下子轮到分房子了，两兄弟心里各有一套，程老大大心想，何苦又跟人家分到一起？但论那房子吧，心里早巴巴地想定了。程老二心想，虽说是农民团结，枪口瞄准地主，莫打错了，但老大过去总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，说住在一起吧，也没关系，可是他不开口，我还开口做什么？——这样两兄弟会上一一直没吱声。会上就把两兄弟的事情摆下来了。

会散后，农会主任找兄弟俩个别地打通思想说：“天下农民还是一家，你窮兄弟两个还不是一家？”兄弟两下都没意见，老二心想，我是个干部，老大再不好，总是个农民，不是地主，毛主席的法令要团结他，老大心想，他情愿我还有什么不情愿？兄弟俩总是兄弟俩，有话以后总说的清。

人心一回头，话就好说了。第二天晚上程家宝想到哥哥家去谈谈，绕过那两条菜地，转个弯，就看见房屋里点着灯，程家宝脚步放慢了，昨天刚下了雪，天上灰茫茫的，地下银暗暗的，路上静静的，雪在脚下咕咕响，听的清清楚楚的。程家宝心里热呼呼的，象个出外打仗回到老家来的战士，哪间房子近了，哪间房子有哪几处漏程家宝都清楚，那时节常来，现在好几年都未跨那门槛了，房子后面还有棵皂角树，八岁的姪儿常到那上面掏鸟雀，现在那棵树没有了，是什么时候砍的呢？眼睛靠了鼻子，怎搞不晓得这回事呢？……走呀走的，到了面前了，忽

然聽見大嫂子生气的声音，程家宝怔了一下，住了脚，只聽見里面女人說：“纏到一堆做什么，我听人家二話听的多了！人家現在当权了，斗争王金富还說我們洗身子呢？耳朵还未塞滿呀！……”。

程家宝一听，楞了一下，气的回身就走，走了十几步，心里才想：“什么洗身子？”

屋里爭論停止了。原來老大女人一听老大說要搬到王家和老二一起住，肚里冤气就出來了，男的把道理說了一通，女人才勉强同意，男的想了一会，吸了两袋旱烟，就往外走，女的問：“晚了到哪去？又开什么会？”男的說：“到老二家去一趟。”

这边程老二一回去，家里就吵开了，農会主任剛來找老二，一進門，女人正在放开喉嚨說：“說的对呀！又不是夫妻拆不开，死到一堆做什么？！就是夫妻意思不合，如今也兴离婚呢！我想起那时候他們老大那个味道就來火，……”这边窗外老大正好听到这两句，本想再听下去，心又怕撞見了不好，也回去了，心里想：“还是女人講的对！唉！”

这时屋里正吵的热哄，農会主任問：“洗身子的話是哪个說的？”女人就一五一十地說出了周子貴女人，自己还加一个小結論說：“不怪人家說，他們呀就是这个样子，我早看透了。”農会主任忙着說：“周子貴女人？他女人不是張尖臉巴？”女人說：“那个女人呢，嘴巴是快些，可是人心直。”農会主任說：“周子貴不是斗王金富时候，王金富还錢給他的那个？”程老二說：“不是那个周子貴，还是第二个周子貴？”这一談，女人呆了，这样談來談去，雨花台的石子，給雨一冲就露出來了，程家宝說：

“这还有話說，一定是地主放空气，在中間搧扇子，周家女人臉尖毛長，給人当过水田壩！——唉，我那时候也听他嘍咕两句，事情一忙，也未‘調查研究’，說回头，还是麻痹大意！”農会主任也談起了程老大在小組訴苦的情况，大家前后一比一看一想，才弄清了底子。農会主任說：“他狗日地主不死心！農民不团结捏不成个拳头，巴掌打人不疼，他就巴不得你不团结，‘窝里鷄’，咬‘窝里鷄’！”老二女人臉上滾燙的，說：“該死的，一顆砂子搞到眼睛里，鬧成个誤会！”

当晚，两下都有了决定，老大家想：“不管老二搬不搬，我們搬我們的，緊拿热臉揍人家冷屁股呀！”老二家决定：“水流过了，話說清了，明天还是搬，誤会講清，就没事了。”就这样，两个兄弟两种心思，得出了一句話：“明天搬！”

吃过早飯，程家宝說：“收拾下东西，搬吧。”女人說：“看你；鴨子都煮熟了，还怕它飛去了？先莫性急，我去看看房子。”

远远地看到那座青磚青瓦白粉牆的大瓦房，房子旁边有四五个人在忙什么，農会主任也在里面。从前，不是会弄筆桿会动嘴巴的不敢進这座大瓦房，今天想不到輪到我們來住了！

房子前头几个帮忙的人，一看程老二女人來了，象拜年样的直打招呼，有的开心地說：“今天好日子，你們两家做喜事啦！”有的說：“程大嫂剛才还說，老二家怎还不來呀！——看这下來了！”老大女人正在忙，也回过了头，老二女人昨天晚上就想好了，就先热呵呵地叫：“你們这大早就搬來啦！”那边嗯了一声，勉强笑了一笑，就忙她的。老二女人呆了一下，心里酸酸的，想这回誤会也沒有了，我是好心好意，你……又一想，唉，

千怪万怪，怪我耳朵軟，受了旁人撥唆，于是拿起一对糞桶，想幫了往里面搬，可是手里是提了糞桶，脚却停在那里，人家在忙，她腦子里亂的很，不曉得往那搬，也忘記了往那搬……。

忽然，一抬頭，老大女人正在搬張桌子進門，桌子要橫了才能進去，老二女人腦子一動，連忙放下糞桶，上前幫着把桌子橫過來，老大女人是個忠厚人，本來還見老二女人的怪，現在看老二女人來幫自己忙，心里軟下來，笑着說：“你歇歇，我行！”老二女人也笑了，說：“我幫你，等會你幫我，一家人還分什麼！”旁邊人笑了起來，有人叫：“還是妯娌兩個忙的热鬧！”這時候程老大回去又挑了担傢俱來，程老二也趕來了，兩兄弟看見兩個女人热呵得象以前一樣，都笑了。

以前的誤會都談出來了，老大女人說：“真湊巧，要不是老二到我這來，老大到你那里去，也就沒得事了。”老二女人忙說：“這不是湊巧，這是王金富那狗日的在里面放空氣搗鬼！害的兄弟兩個不團結。”

農會主任听了，嘴都笑歪了，說：“这下子兄弟兩個還不是團圓了！這都是毛主席的好心意！”五張嘴巴十只眼睛都對着笑起來了。

這時太陽也高了，滿天亮花花的，村那头鑼鼓還敲的热鬧，前天下的雪都化了。

1951, 2,